

介存斋论词杂著 [清] 周济

一

两宋词各有盛衰：北宋盛于文士而衰于乐工；南宋盛于乐工而衰于文士。

二

北宋有无谓之词以应歌，南宋有无谓之词以应社。然美成《兰陵王》、东坡《贺新郎》当筵命笔，冠绝一时。碧山《齐天乐》之咏蝉，玉潜《水龙吟》之咏白莲，又岂非社中作乎？故知雷雨郁蒸，是生芝菌；荆榛蔽芾，亦产蕙兰。

三

词有高下之别，有轻重之别。飞卿下语镇纸，端已揭响入云，可谓极两者之能事。

四

近人颇知北宋之妙，然不免有姜、张二字，横亘胸中。岂知姜、张在南宋，亦非巨擘乎？论词之人，叔夏晚出，既与碧山同时，又与梦窗别派，是以过尊白石，但主“清空”。后人不能细研词中曲折深浅之故，群聚而和之，并为一谈，亦固其所也。

五

学词先以用心为主，遇一事、见一物，即能沈思独往，冥然终日，出手自然不平。次则讲片段，次则讲离合；成片段而无离合，一览索然矣。次则讲色泽、音节。

六

感慨所寄，不过盛衰：或绸缪未雨，或太息厝薪，或已溺已饥，或独清独醒，随其人之性情学问境地，莫不有由衷之言。见事多，识理透，可为后人论世之资。诗有史，词亦有史，庶乎自树一帜矣。若乃离别怀思，感士不遇，陈陈相因，唾瀦互拾，便思高揖温、韦，不亦耻乎？

七

初学词求空，空则灵气往来。既成格调求实，实则精力弥满。初学词求有寄托，有寄托则表里相宜，斐然成章。既成格调，求无寄托，无寄托，则指事类情，仁者见仁，知者见知。北宋词，下者在南宋下，以其不能空，且不知寄托也；高者在南宋上，以其能实，且能无寄托也。南宋由下不犯北宋拙率之病，高不到北宋浑涵之诣。

八

皋文曰：“飞卿之词，深美闳约。”信然。€飞卿酝酿最深，故其言不怒不悒，备刚柔之气。€针缕之密，南宋人始露痕迹，《花间》极有浑厚气象。

如飞卿则神理超越，不复可以迹象求矣；然细绎之，正字字有脉络。

九

端己词，清艳绝伦，初日芙蓉春月柳，使人想见风度。

一〇

皋文曰：“延巳为人，专蔽固嫉，而其言忠爱缠绵，此其君所以深信而无疑也。”

一一

永叔词，只如无意，而沈著在和平中见。

一二

耆卿为世訾警久矣，然其铺叙委婉，言近意远，森秀幽淡之趣在骨。耆卿乐府多，故恶滥可笑者多，使能珍重下笔，则北宋高手也。

一三

晋卿曰：“少游正以平易近人，故用力者终不能到。”

一四

良卿曰：“少游词，如花含苞，故不甚见其力量。其实后来作手，无不胚胎于此。”

一五

美成思力独绝千古，如颜平原书，虽未臻两晋，而唐初之法，至此大备，后有作者，莫能出其范围矣。读得清真词多，觉他人所作，都不十分经意。€钩勒之妙，无如清真；他人一钩勒便薄，清真愈钩勒，愈浑厚。

一六

子高不甚有重名，然格韵绝高，昔人谓晏、周之流亚。晏氏父子，俱非其敌；以方美成，则又拟不于伦；其温、韦高弟乎？比温则薄，比韦则悍，故当出入二氏之门。

一七

梅溪甚有心思，而用笔多涉尖巧，非大方家数，所谓一钩勒即薄者。€《梅溪词》中，喜用偷字，中以定其品格矣。

一八

良卿曰：“尹惟晓‘前有清真，后有梦窗’之说，可谓知言，梦窗每于空际转身，非具大神力不能。”梦窗非无生涩处，总胜空滑。况其佳者，天光云影，摇荡绿波；抚玩无斲，追寻已远。€尹特意思甚感慨，而寄情闲散。使人不易测其中之所有。

一九

李后主词如生马驹，不受控捉。毛嫱、西施，天下美妇人也。严妆佳，淡

妆亦佳，粗服乱头，不掩国色。飞卿，严妆也；端己，淡妆也；后主则粗服乱头矣。

二〇

人赏东坡粗豪，吾赏东坡韶秀：韶秀是东坡佳处，粗豪则病也。

二一

东坡每事俱不十分用力。古文、书、画皆尔，词亦尔。

二二

稼轩不平之鸣，随处辄发，有英雄语，无学问语，故往往锋颖太露；然其才情富艳，思力果锐，南北两朝，实无其匹，无怪流传之广且久也。€世以苏辛并称，苏之自在处，辛偶能到；辛之当行处，苏必不能到：二公之词，不可同日语也。后人以粗豪学稼轩，非徒无其才，并无其情。稼轩固是才大，然情至处，后人万不能及。

二三

北宋词，多就景叙情，故珠圆玉润，四照玲珑，至稼轩、白石一变而为即事叙景，使深者反浅，曲者反直。吾十年来服膺白石，而以稼轩为外道，由今思之，可谓瞽人扞籥也。稼轩郁勃，故情深；白石放旷，故情浅；稼轩纵横，故才大，白石局促，故才小。惟《暗香》、《疏影》二词，寄意题外，包蕴无穷，可与稼轩伯仲；余俱据事直书，不过手意近辣耳。€白石词，如明七子诗，看是高格响调，不耐人细看。€白石以诗法入词，门径浅狭，如孙过庭书，但便后人模仿。€白石好为小序，序即是词，词仍是序，反复再观，如同嚼蜡矣。词序、序作词缘起，以此意词中未备也。今人论词本，尚知曲白相生，不许复沓，而独津津于白石序，一何可笑！

二四

竹山薄有才情，未窥雅操。

二五

公谨敲金戛玉，嚼雪盃花，新妙无与为匹。€公谨只是词人，颇有名心，未能自克；故虽才情诣力，色色绝人，终不能超然遐举。

二六

中仙最多故国之感，故着力不多，天分高绝，所谓意能尊体也。€中仙最近叔夏一派，然玉田自逊其深远。

二七

玉田，近人所最尊奉。才情诣力，亦不后诸人；终觉积谷作米，把缆放船，无开阔手段；然其清绝处，自不易到。€玉田词，佳者匹敌圣，往往有似是而非处，不可不知。叔夏所以不及前人处，只在字句上著功夫，不肯换意，若

其用意佳者，即字字珠辉玉映，不可指摘。近有喜学玉田，亦为修饰字句易，换意难。

二八

西麓疲软凡庸，无有是处。书中有馆阁书，西麓殆馆阁词也。€西麓不善学少游。少游中行，西麓乡愿。€竹屋得名甚盛，而其词一无可观，当由社中标榜而成耳。然较之西麓，尚少厌气。

二九

蒲江小今，时有佳趣，长篇则枯寂无味，此才小也。

三〇

玉潜非词人也，其《水龙吟》“白莲”一首，中仙无以远过。信乎忠义之士，性情流露，不求工而自工。特录之以终第一卷，后之览者，可以得吾意矣。

三一

闺秀词惟清照最优，究苦无骨，存一篇尤清出者。

向次《词辨》十卷：一卷起飞卿，为正；二卷起南唐后主，为变；名篇之稍有疵累者为三、四卷；平妥清通，才及格调者为五、六卷；大体纰缪、精彩间出为七、八卷；本事词话为九卷。庸选恶札，述误后生，大声疾呼，以昭炯戒为十卷。既成写本付田生。田生携以北，附粮艘行，衣衲不戒，厄于黄流，既无副本，惋叹而已！尔后稍稍追忆，仅存正、变两卷，尚有遗落。频年客游，不及哀集补缉；恐其久而复失，乃先录付刻，以俟将来。于呼！词小技也，以一人之心力才思，进退古人，既未必尽无遗憾，而尚零落，则述录之难，为何如哉！介存又记。

附€录

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

序曰：

清真，集大成者也。稼轩敛雄心，抗高调，变温婉，成悲凉。碧山履心切理，言近指远，声容调度，一一可循。梦窗奇思壮采，腾天潜渊，返南宋之清泚，为北宋之秣摯。是为四家，领袖一代。馀子荦荦，以方附庸。夫词，非寄托不入，专寄托不出，一物一事，引而伸之，触类多通，驱心若游丝之冒飞英，含毫如郢斤之斫蝇翼，以无厚入有间，既习已，意感偶生，假类毕达，阅载千百，譬效弗达，斯入矣。赋情独深，逐境必寤，酝酿日久，冥发妄中，虽铺

叙平淡，摹绩浅近，而万感横集，五中无主，读其篇者，临渊窥鱼，意为魴鲤，中宵惊电，罔识东西，赤子随母笑啼，乡人缘剧喜怒，抑可谓能出矣。问涂碧山，历梦窗、稼轩以还清真之浑化。余所望于世之为词人者，盖如此。

论曰：

清真浑厚，正于钩勒处见。他人一钩勒便刻削，清正愈钩勒，愈浑厚。

耆卿镕情入景，故淡远。方回镕景入情，故秾丽。

少游最和婉醇正，稍逊清真者辣耳。少游意在含蓄，如花初胎，故少重笔。然清真沈痛至极，仍能含蓄。

子野清出处、生脆处，味极隽永，只是偏才，无大起落。

晏氏父子，仍步温、韦；小晏精力尤胜。

西麓宗少游，径平思钝，乡愿之乱德也。

苏、辛并称。东坡天趣独到处，殆成绝诣，而苦不经意，完璧甚少。稼轩则沈著痛快，有辙可循，南宋诸公，无不传其衣钵，固未可同年而语也。稼轩由北开南；梦窗由南追北：是词家转境。

韩、范诸巨公，偶一染翰，意盛足举其文，虽足树帜，故非专家；若欧公则当行矣。

白石脱胎稼轩，变雄健为清刚，变驰骤为疏宕：盖二公皆极热中，故气味吻合。辛宽姜窄：宽，故容秽；窄，故斗硬。

白石号为宗工，然亦有俗滥处、〔《扬州慢》：淮左名都，竹西佳处。〕寒酸处、〔《法曲献仙音》：象笔鸾笺，甚而今不道秀句。〕补凑处、〔《齐天乐》：邠诗温与，笑藜落呼灯，世间儿女。〕敷衍处、〔《凄凉犯》追念西湖上半阙。〕支处、〔《湘月》：旧家乐事谁省。〕复处，《一萼红》：翠藤共，闲穿径竹，记曾共西楼雅集。〕不可不知。

白石小序甚可观，苦与词复。若序其缘起，不犯词境，斯为两美已。

竹山有俗骨，然思力沈透处，可以起懦。碧山胸次恬淡，故黍离、麦秀之感，只以唱叹出之，无剑拔弩张习气。

咏物最争托意隶事处，以意贯串，浑化无痕，碧山胜场也。

词以思、笔为入门阶陞，碧山思、笔，可谓双绝。幽折处，大胜白石，惟圭角太分明，反复读之，有水清无鱼之恨。

梅溪才思，可匹竹山。竹山粗俗，梅溪纤巧。粗俗之病易见；纤巧之习难除，颖悟子弟，尤易受其熏染。余选梅溪词，多所割爱，盖慎之又慎云。梅溪好用偷字，品格便不高。

玉田才本不高，专恃磨砢雕琢，装头作脚，处处妥当，后人翕然宗之。然

如《南浦》之赋春水，《疏影》之赋梅影，逐韵凑成，毫无脉络，而户诵不已，真耳食也！其他宅句安章，偶出风致，乍见可喜，深味索然者，悉从沙汰。

笔以行意也，不行须换笔，换笔不行，便须换意。玉田惟换笔，不换意。

皋文不取梦窗，是为碧山门迳所限耳。梦窗立意高，取迳远，皆非馀子所及。惟过嗜短钉，以此被议。若其虚实并到之作，虽清真不过也。

竹屋、蒲江并有盛名。蒲江窘促，等诸自郤；竹屋砮砮，亦凡声耳。

草窗镂冰刻楮，精妙绝伦；但立意不高，取韵不远，当与玉田抗行，未可方驾王、吴也。

北宋主乐章，故情景但取当前，无穷高极深之趣。南宋则文人弄笔，彼此争名，故变化益多，取材益富。然南宋有门迳，有门迳，故似深而转浅；北宋无门迳，无门迳，故似易而实难。初学琢得五七字成句，便思高揖晏、周，殆不然也，北宋含蓄之妙，逼近温、韦；非点水成冰时，安能脱口即是？

周、柳、黄、晁皆喜为曲中俚语，山谷尤甚，此当时之软平勾领，原非雅音。若托体近俳，而择言尤雅，是名本色后语，又不可抹煞矣。

雅俗有辨，生死有辨，真伪有辨，真伪尤难辨。稼轩豪迈是真，竹山便伪；碧山恬退是真，姜、张皆伪。味在酸咸之外，未易为浅尝人道也。

词笔不外顺、逆、反、正，尤妙在复、在脱。复处无垂不缩，故脱处如望海山，三山妙发。温、韦、晏、周、欧、柳，推演尽致；南渡诸公，罕复从事矣。

“东”“真”韵宽平。“支”“先”韵细腻，“鱼”“歌”韵缠绵，“萧”“尤”韵感慨，各有声响，莫草草乱用。

阳声字多则沈顿，阴声字多则激昂，重阳间一阴，则柔而不靡，重阴间一阳，则高而不危。

韵上一字最要相发。或竟相贴，相其上下而调之，则铿锵谐畅矣。

红友极辨“上”“去”，是已。“上”“入”亦宜辨：“入”可代“去”，“上”不可代“去”，“入”之作“平”者无论矣。其作“上”者可代“平”，作“去”者断不可以代“平”。“平”“去”是两端：“上”由“平”而之“去”，“入”由“去”而之“平”。

“上”声韵，韵上应用仄字者，“去”为妙。“去”“入”韵，则“上”为妙。“平”声韵，韵上应用仄字者，“去”为妙，“入”次之。叠则聱牙，邻则无力。

双声叠韵字，要著意布置，有宜双不宜叠，宜叠不宜双处。重字则既双且叠，尤宜斟酌。如李易安之“凄凄惨惨戚戚”三叠韵、六双声，是锻炼出来，非偶然拈得也。

硬字软字宜相间，如《水龙吟》等俳句尤重。

领句单字，一调数用，宜令变化浑成，勿相犯。

一领四五六字句，上二下三、上三下二句，上三下四、上四下三句，四字平句，五七字浑成句，要合调无痕；重头叠脚，蜂腰鹤膝，大小韵，诗中所忌，皆宜忌字。

积字成句，积句成段，最是见筋节处。如《金缕曲》中第四韵，煞上则妙，领下则减色矣。

吞吐之妙，全在换头煞尾。古人名换头为“过变”，或藕断丝连，或异军突起，皆须令读者耳目振动，方成佳制。换头多偷声，须和婉。和婉则句长节短，可容攒簇。煞尾多减字，须峭劲。峭劲则字过音留，可供摇曳。

文人卑填词小道，未有以全力注之者。其实专精一二年，便可卓然成家。若厌难取易，虽毕生驰逐，费烟楮耳！余少嗜此，中更三变，年逾五十，始识康庄。自悼冥行之艰，遂虑问津之误；不揣挽陋，为察察言。退苏进辛，纠弹姜、张。劄刺陈、史，芟夷庐、高，皆足骇世。由中之诚，岂不或亮？其或不亮，然余诚矣！

道光十有二年冬十一月八日

止庵周济记于春水怀人之舍

乾宿雨 据人民文学出版社《介存斋论词杂著€復堂词话€蒿庵论词》一九五九年版录入